

具身认知视域下中国古典诗词中水隐喻的认知机制研究

孙红茹, 晏 雪

攀枝花学院外国语学院, 四川 攀枝花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4日

摘 要

本研究以概念隐喻理论为统摄框架, 深度融合具身认知与意象图式理论, 旨在系统阐释中国古典诗词中水意象作为多产性概念源域的认知生成机制。论文提出, 水隐喻并非随意的文学修辞, 而是一个根植于人类与水体互动之具身经验的系统性认知过程。通过剖析水的感官特征如何激活不同的身体图式, 并进而向“美人”、“情感”、“美德”等抽象目标域进行结构化投射, 本研究揭示了诗人如何借助水的物理形态来概念化复杂的精神世界。研究发现, 水隐喻的生成具有鲜明的体验性基础与文化特异性, 其映射路径受到源域与目标域在范畴层级上的策略性匹配的调节。本研究不仅为古典诗歌的“比德”传统提供了认知语言学解释, 也对概念隐喻理论中关于映射不变性与语境动态性的关系提出了基于汉语诗歌语料的思考。

关键词

水隐喻, 概念隐喻, 具身认知, 意象图式, 中国古典诗歌

Research on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Water Metaphor in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ognition

Hongru Sun, Xue 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Panzhihua University, Panzhihua Sichuan

Received: June 2, 2026; accepted: July 22, 2026; published: August 4,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as its core framework, incorporating perspectives

from embodied cognition and image schemas to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 the cognitive generative mechanisms by which the “water” image functions as a source domain for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metaphorical mappings from “water” onto target domains such as “images of beauty”, “emotion”, and “virtue” constitute a conceptual projection process grounded in human embodied sensory experience and realized through structured image schemas. This process demonstrates a distinct experiential basis and cultural specificity, with its mapping pathways regulated by the strategic matching of categorical levels between the source and target domain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cognitive linguistic explanation for the “bide” (comparing virtue to nature) tradition in classical poetry and offers reflections on the contextual dynamics of conceptual metaphor based on Chinese poetic corpus.

Keywords

Water Metaphor, Conceptual Metaphor, Embodied Cognition, Image Schema,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研究背景

1.1. 研究意义

本研究旨在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1],系统探究中国古典诗词中水意象作为概念隐喻源域的认知机制。其意义在于,将水隐喻从传统的文学、修辞或翻译研究路径中剥离出来,深入其背后的认知动因。通过引入概念隐喻、具身认知与意象图式理论构建统一的分析框架[1],本研究试图阐明,诗人对水的运用并非随意的文学比拟,而是根植于人类与水元素互动的具身经验,并经由结构化的意象图式,向抽象的情感、美德及美人形象等目标域进行系统性概念投射的过程。这一研究不仅能够深化对古典诗歌意象生成机制的理解,为理解中国古典诗歌的“比德”传统提供认知语言学层面的解释,也为概念隐喻理论在具体文化意象分析中的应用提供了实证案例,揭示了人类认知的共性与文化特异性如何在语言中交融。

1.2. 研究问题

近年来,概念隐喻理论经历了从经典模型到扩展模型的发展。Kövecses [2]在其扩展概念隐喻理论中强调了语境因素对隐喻生成与解读的动态调节作用,指出隐喻并非固定不变的知识结构,而是在实际话语交际中受到情景语境、文化语境和身体经验的共同塑造。这一观点为分析同一水意象在不同诗歌语境中的意义变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同时,具身认知领域的深入研究进一步证实,抽象概念的理解依赖于感觉运动系统在身体-环境互动中形成的经验模式[3],这为水隐喻的体验性基础提供了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层面的支持。

国内学者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水意象也取得了值得关注的进展。范敏与郭嵘[4]基于概念隐喻理论对《诗经》中的水隐喻进行了系统的认知分析,揭示了早期诗歌中水意象从具体到抽象的映射规律。张娜娜[5]从美学与认知的双重视角探讨了“以水喻诗”的深层动因,指出水意象承载了独特的认知与审美模式。陈春与文旭[6]通过对“火/FIRE”隐喻的跨文化考察,论证了概念隐喻的多层级性及其文化认知理据,为理解水隐喻中范畴层级的匹配策略提供了方法论参照。然而,这些研究或聚焦于某一特定文本,或侧重宏观文化阐释,对水作为多产性源域的完整认知机制仍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整

合。本研究正是立足于此, 致力于构建一个融贯具身认知、意象图式与概念隐喻三层次的分析框架。

既有研究对古典诗词中水意象的探讨多集中于文学象征、审美意蕴或翻译转换, 而从认知机制角度进行的系统性考察仍显不足。具体而言, 现有研究未能充分揭示: 1) 水作为系统性源域, 其隐喻映射的整体类型学框架为何? 2) 这些映射如何根植于人类对水流动态的具身体验, 并通过“流动-静止”、“洁净-污染”等基本意象图式结构化地塑造对抽象概念的理解? 3) 不同水意象, 如流水、冰雪, 如何凭借独特物理属性激活差异化的映射路径? 本文旨在填补此研究缺口, 通过构建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 深入探究水隐喻背后的认知动因与生成机制。

2. 理论框架

2.1. 概念隐喻

概念隐喻理论为理解思维提供了全新视角[1], 指出抽象思维往往依托于具体经验。具体而言, 人们倾向于利用来自直接身体体验的、易于理解的源域, 去概念化和谈论那些难以捉摸的目标域[7]。这种从具体到抽象的跨域映射, 构成了我们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 该理论将隐喻从修辞学的装饰品提升为人类基本的认知机制[7]。在中国古典诗词中, 抽象的情感常通过具体的水的流动状态来理解, 这正是概念隐喻的体现。例如, 诗人通过认知投射作用, 将内心的情感结构投射于水的流止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 隐喻的系统性不仅体现在映射的规律性上, 也体现在源域与目标域在范畴层级上的匹配策略[2]。例如, 在“水隐喻美人”中, 源域往往使用泛称的“水”, 这是因为“美人”作为上位范畴, 其“美丽”“憔悴”等抽象特质是对整体外貌的印象, 与“澄澈”“浑浊”等泛称水的整体特质相对应。这种上位范畴的匹配, 使得泛称的“水”能更有效地结构化地把握“美人”这一同样具有整体性、概括性的抽象目标域, 从而服务于诗人对抽象概念进行精细化表达的认知需求[2]。在后续分析中, 我们将看到, 当目标域为“美德”等具体品质时, 源域会相应地采用“冰雪”“清泉”等基本层次范畴的特定水意象。

2.2. 具身认知

认知语言学的核心论断在于, 语言结构本质上是人类认知结构与身体经验的镜像[8]。在此基础上, 具身认知强调人类的认知并非脱离身体的抽象计算, 而是根植于身体与环境的互动经验之中[9]。这种基于视觉、触觉、温度和时间的综合体验, 构成了水隐喻生成的生理与心理基础。例如, 诗人对“水流”“冰封”的隐喻性运用, 源于其自身对生命活力充盈与凝固的身体体验, 这种体验与人体在喜悦、悲伤时所经历的身体状态相契合。

语境动态性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以“流水”意象为例, 它并非固定地映射为某一单一情感[10]。在李煜的词中, “一江春水向东流”激活了“向前、延续”的身体空间图式, 从而映射为由“流动”所概念化的“愁怨、流逝”; 而在孔子的感叹中, “逝者如斯夫”则激活了“消逝、不可逆”的图式, 映射为对时间流逝的慨叹。这种同一意象在不同语境中激活不同身体图式、从而产生不同情感映射的现象, 正是隐喻解读对语境依赖性的深刻体现[2]。这种动态性根植于具身体验的多样性: 水流的“前行”属性与“消逝”属性都能在人体与水互动的不同情境中被感知, 诗人则根据表达需要, 有选择性地激活其中一种作为映射基础。

2.3. 意象图式

图式源于身体在与环境反复互动中形成的结构化经验模式[10]。它为我们的经验提供了连贯性和结构性。水从源头流淌至汇入江河的轨迹, 激活了人类认知中关于“生命周期”的起源-路径-目标图式。

这种基于“流动－静止”二元对立的系统性映射，构成了“水隐喻情感”的核心认知机制，其中蕴含的“扩张－收缩”、“上升－下降”等身体力动态图式，为情感的概念化提供了基本骨架[11]。同样，“冰雪”在寒冷环境中凝结的习性激活了“坚守－洁净”力量图式，而“流水”的奔涌姿态则激活了“逝去－不可逆”空间图式。

针对美德的映射，具体的意象图式发挥了关键的差异化作用。当源域为特定的“冰雪”时，其“凝结”的物理习性激活了人类在严酷环境中“对抗”的力量图式。这一图式是结构化、系统性的身体经验模式，而非简单的联想。它将冰雪在寒冷中保持形态、不被融化的对抗过程，系统地映射为“坚贞不屈”的意志品格。类似地，“清泉”的“出尘不染”形态通过“洁净－污染”的触觉图式，被稳固地关联到“纯洁高尚”的人格理想。这些特定的意象图式能够精细地区分不同的精神品格，正是因为它们源自不同水意象独特的物理特性与身体互动的深度绑定。

2.4. 统一框架

三者构成一个从底层到表层的统一认知框架[12]：具身认知提供了哲学基础和认知的体验性来源[11]；在此基础上，反复的具身互动形成了结构化的意象图式，作为认知的模板；最终，这些图式通过概念隐喻的映射机制，将具体的身体经验结构投射到抽象领域，完成意义的建构[13]。

3.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水隐喻认知机制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水并非单纯的自然客体，而是经过诗人认知加工的意象符号[6]。基于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相似性，本文将水的隐喻映射归纳为以下三个维度：

3.1. 水隐喻美人

在古典诗词的认知体系中，水的物理属性与女性的生理特征存在高度的同构性，这构成了水隐喻美人的认知基础。诗人通过将水的视觉、触觉等感官特征系统地映射为女性的外貌与气质，形成了一个精细的认知模型[9]。

这一映射根植于人类具身的感官经验：视觉系统对水面澄澈、明净形态的感知，直接触发了对生命活力与美的愉悦体验，从而映射为容颜的美丽；而对浑浊、停滞状态的感知，则与身体的疲惫、无力感相通，映射为姿态的憔悴。同样，水温之映射肤色冷暖，源于触觉对温度细腻层次的具身辨别；水质之映射气质清浊，则关联了触觉体验与抽象人格评价之间的身体性联系。

例如，李白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将清水的澄澈映射为美人天然清纯的风华，温庭筠以“鬓云欲度香腮雪”直喻佳人的白皙容颜，皆是这一系统性认知结构的体现。李清照“人面桃花相映红”之句，更是借用清澈映照关系，来具身化地表达佳人明媚动人的仪态与心境。水隐喻美人的映射对应关系见表 1：

Table 1. Water as a metaphor for beauty
表 1. 水隐喻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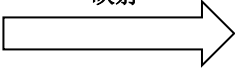
水(源域)	映射	美人(目标域)
澄澈		美丽
浑浊		憔悴
水温		肤色冷暖
水质清浊		气质高下

表 1 所归纳的映射关系，其认知有效性并非源于任意的文学联想，而是深深植根于人类与水元素互动的具身经验之中。水澄澈时所呈现的透明形态与明亮光泽，通过视觉系统直接唤起观察者自身对生命力与健康状态的积极身体感受，从而自然映射为容颜的美丽；反之，浑浊时的暗淡形态则触发了关于衰败、无力的身体感，与憔悴的体验同构。水温与肤色冷暖的映射，依赖于触觉对温度梯度的精细辨别；而水质与气质的关联，则建立在触觉能直接引发情绪与人格评价的身体反应基础之上。因此，水隐喻美人这一精细的认知模型，本质上是一套基于身体经验的、系统化的概念投射过程。

3.2. 水隐喻情感

人类的情感是抽象且难以言说的，诗人通过“认知投射”作用，将内心的情感结构投射于水的流止之中[14]。这种投射的认知有效性，根植于人类与水元素生命状态共有的身体经验。

水的流动状态，因其形态的延展与方向的持续，与人体在喜悦、热爱时所体验到的精力充盈、心态舒展的身体状态相契合；而其停滞状态，则因凝结、淤积的意象，与悲伤、思念时所伴随的躯体沉重、内心凝滞的身体感受相通。这种基于流动 - 静止二元对立的系统性映射，构成了水隐喻情感的核心认知机制。

因此，孔子因川上流水不舍昼夜而惊觉时间流逝，李煜见春水向东流而生发愁绪，正是流动意象所激活的前行、延续与不可逆等身体空间图式，向惜时、愁怨等情感域的隐喻投射[15]。反之，杜甫笔下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中的长江，以及秦观词中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的雨丝，皆生动激活了消逝、连绵与无尽的身体力动态图式，从而将诗人对时代盛衰、自身孤寂的深沉慨叹结构化 为可见、可感的物理运动与空间状态。

由此可见，水作为情感源域的映射关系直接而富有感染力，其认知基础在于根植于人类对水流过程的具身体验，其中蕴含的扩张 - 收缩、流动 - 停滞等身体力动态图式，为情感的概念化提供了基本骨架。水隐喻情感的映射对应关系见表 2。

Table 2. Water as a metaphor for emotion
表 2. 水隐喻情感

水(源域)	情感(目标域)
流动	愁怨、流逝、绵延
静止	凝滞、沉郁、内敛
奔涌	激情、豪迈
涓涓细流	幽思、哀婉

如表 2 所示，水作为情感源域的映射关系揭示了基于身体经验的根本认知方式。抽象的“情感”域正是通过“流动 - 静止”这一源于身体互动的基本图式得以被理解和表达：水的“流动”所激活的延伸、连续、向前等身体力量与空间图式，为理解愁怨、流逝等情感提供了具体结构；而“静止”所激活的凝滞、收缩、固着等图式，则结构化地表达了抑郁、沉郁等消极情感。

在古典诗词中，水的整体生命周期与情感起伏构成隐喻关系。然而，具体的“流水”意象，往往作为“流动”阶段或水整体的一个显著部分，通过转喻机制来指代整个时间流逝过程或生命终局，进而再参与情感隐喻的构建。例如，“流水”不仅是“逝去”的隐喻性表达，它本身作为水在特定时间、空间中的状态(部分)，转喻性地代表了时间的无情流逝或美好事物的终结(整体)。因此，“落花时节雨纷纷”中的“流水”，首先通过“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激活了关于繁华消逝、时光流转的整体场景，然后这一场景

再通过“来源－路径－目标”图式，向“慨叹哀愁”的情感域进行隐喻投射。这种“转喻先行，隐喻深化”的认知机制，使得情感表达融入了对事件过程、因果关系的复杂识解，从而增强了分析的深度与解释力。

3.3. 水隐喻美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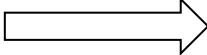
水因其独特的物理属性，成为诗人表征精神追求的核心意象[1]。诗人通过将水的物理特征映射至抽象的道德域，构建了一种基于具身经验的认知模型。

具体而言，冰雪在严寒中凝结的习性，激活了人类在严酷环境中坚守形态、保持纯净的“对抗”力量图式，被系统地映射为“坚贞不屈”的意志品格。王昌龄诗句“一片冰心在玉壶”，正是将冰心澄澈洁白的物理特性，投射为虽历劫难却矢志不渝的精神操守。“流水”于天地间永恒奔涌的态势，则激活了“绵延不息”的动力图式，被概念化为“持之以恒”的人生态度。孔子“逝者如斯夫”的书写，完成了从流水的自然运动特性到君子应当不断修身、追求卓越这一价值取向的隐喻映射。而“清泉”出尘不染的洁净形态，通过“洁净－污染”的触觉图式，被稳固地关联到“纯洁高尚”的人格理想。张孝祥“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肺皆冰雪”的表述，实质是将冰雪洁净的视觉特征，用以结构化和理解自身不与浊世同流的高洁品性。

由此可见，“水隐喻美德”并非随意的文学比拟，而是一个根植于对水元素物理特性深度观察的、系统性的概念投射过程。这一过程清晰印证了抽象的道德范畴如何通过具体的自然经验得以理解和表达。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水因其独特的物理属性，成为诗人编码与表征精神追求及道德理想的核心意象。
表 3 选取冰雪、流水、清泉作为典型代表，是基于它们在传统文化中积淀的稳固象征意义，这些意义源于其物理特性与人类具身经验的深度绑定。

Table 3. Water as a metaphor for virtue
表 3. 水隐喻美德

水(源域)	映射	美德(目标域)
冰雪		坚贞
流水		恒久
清泉		纯洁

具体而言，冰雪凝结的习性激活了对抗力量图式，被映射为坚贞不屈的意志品格；流水奔涌的态势激活了绵延动力图式，被概念化为持之以恒的人生态度；清泉洁净的形态则通过洁净－污染图式，被关联到纯洁高尚的人格理想。这三种意象及其对应的美德，构成了古典诗歌比德传统中最具典范性的认知模型。它们分别通过对抗、绵延、洁净－污染等不同的身体力动态或空间图式，将抽象的道德范畴锚定在具体的自然经验之上。

因此，列举这三者旨在揭示，水隐喻美德是一个根植于对水元素特性深度观察的系统性概念投射过程，同时展示了不同水意象如何凭借其独特性状激活不同的映射路径，从而论证了隐喻认知的体验性基础与系统性。这一映射过程深刻揭示了具身认知的运作机制：抽象的道德范畴通过人类与物理环境互动中形成的基本身体图式，才获得了具体的结构与可理解性。

3.4. 理论反思：范畴层级与隐喻的系统性

上述分析揭示了水向美人、情感、美德等目标域的系统性映射。然而，一个值得深究的现象是：在映射关系中，目标域的范畴层级存在差异。美人与情感通常作为上位范畴，与水这一泛称形成对应。而

美德的映射则更多地依赖于冰雪、流水、清泉等基本层次范畴的特称水意象, 通过其独特的物理属性激活特定的意象图式, 进而映射为坚贞、恒久、纯洁等具体品格。

这种差异提示我们, 隐喻的系统性不仅体现在映射的规律性上, 也体现在源域与目标域在范畴层级上的匹配策略[16]。泛称水的生命图式更适合结构化地把握情感这类同样具有过程性与二元对立特征的抽象整体; 而特定水意象的独特性状, 则成为编码和区分不同精神品格的理想认知模型。因此, 对中国古典诗词中水隐喻的认知机制研究, 不能停留于一对一映射关系的简单罗列, 而应深入到范畴层级的选择与匹配如何服务于诗人对抽象概念进行精细化、结构化表达的认知需求[2]。

4. 结论

4.1. 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 古典诗词中的水作为一个多产的认知源域, 其隐喻映射具有系统性和体验性。它根植于人们对水元素生命周期的具身观察, 将流动与静止的图式对立用于理解情感的起伏, 将水的物理特性, 如冰的耐寒、水的长流、泉的洁净, 通过身体经验与空间图式的激活, 映射为人的精神品格[17]。

本研究进一步反思发现, 水隐喻的认知机制并非简单、固定的一对一映射关系。首先, 其意义具有显著的语境动态性。同一水意象, 如流水, 在不同的诗歌语境中可以激活消逝、绵延、决绝等不同方向的身体力动态图式, 从而映射为时光流逝、愁怨无尽或决心坚定等多种抽象概念, 这超越了单一、固定的映射路径, 体现了隐喻解读对语境的依赖性[2]。

其次, 隐喻的生成深刻体现了文化特异性[8]。虽然水隐喻的底层认知机制具有人类普遍性, 但具体的映射偏好与内涵却被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所塑造。例如, 冰雪所激活的洁净与污染图式之所以能稳固地关联到纯洁高尚的人格理想, 并成为核心象征之一, 很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道德纯洁性的极致追求密切相关。水与美人、情感、道德的相似性, 既是基于客观物理属性的身体经验, 更是被中国特定的哲学观、审美情趣和农耕文明的水文化所生产和强化的文化认知模型[6]。

因此,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水隐喻并非任意的修辞游戏, 而是根植于人类对水元素生命过程的深度体验[5]。从具体的感官特征(源域)到抽象的精神世界(目标域), 这一映射过程同时体现了人类认知的共性与中国文化中的个性化呈现[5]。

4.2. 未来研究展望

未来研究可建立大规模标注语料库[4], 运用定量方法更全面揭示水隐喻模式, 并系统考察其语境动态性。开展跨文化对比研究, 深入探讨不同文化语境如何重塑具身经验并影响隐喻生成, 将是极具价值的深化方向。此类基础研究亦能为古典诗歌意象的翻译与国际传播提供更准确的理论参照。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 Kövecses, Z. (2020) *Extended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9781108859127>
- [3] Barsalou, L.W. (2008) Grounded Cogni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9**, 617-645.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ych.59.103006.093639>
- [4] 范敏, 郭嵘. 概念隐喻理论视角下《诗经》中水隐喻认知分析研究[J]. 蚌埠学院学报, 2025, 14(4): 17-20.
- [5] 张娜娜. 周流无滞: 以水喻诗的民族诗性与美学精神[J]. 江海学刊, 2025(5): 241-254.
- [6] 陈春, 文旭. 概念隐喻的多层级性及其文化认知理据——以汉英语中“火/FIRE”隐喻为例[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5, 57(4): 511-522.

-
- [7] Lakoff, G. (1993)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In: Ortony, A.,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51.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139173865.013>
- [8] Yu, N. (1998)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A Perspective from Chinese.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https://doi.org/10.1075/hcp.1>
- [9]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10]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 [11] 王寅.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体验哲学[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 34(2): 82-89.
- [12]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Basic Books.
- [13] 蓝纯. 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 [14] Kövecses, Z. (2000) *Metaphor and Emotion: Language, Culture, and Body in Human Feel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5] 殷融, 苏得权, 叶浩生. 具身认知视角下的概念隐喻理论[J]. 心理科学进展, 2013, 21(2): 220-234.
- [16]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ttps://doi.org/10.7208/chicago/9780226471013.001.0001>
- [17] Lakoff, G. and Turner, M. (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ttps://doi.org/10.7208/chicago/9780226470986.001.0001>